

幸福路

短篇小说集

1.7



幸福路

阜阳地区文化局等编

*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肥东县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$5\frac{5}{8}$ 插页: 7 字数: 117,600

1974年4月第1版

197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: 1—20,000

统一书号: 10102·607 定价: 0.44元



目 录

定 线	(1)
新起点	(25)
老石匠	(40)
风 格	(55)
锤声丁当	(69)
陆地行船	(79)
茶水站站长	(92)
红色线路	(101)
海 勇	(119)
征途上	(129)
难 题	(142)
红 梅	(154)
工地医生	(163)
后 记	(174)

定 线

谯 志 清

一

潍阜铁路修建工程指挥部召开的紧急会议刚结束，勘测队党支部书记常虹就和工程师路献踏着皎洁的月光，沿着十里长堤，连夜向勘测队驻地——张庄奔去。

走着走着，常虹回过头向从后面赶上来的路献喊道：“老路，快跟上！马上就到了。”

路献闷声闷气地应道：“呃——”

老路是队革委会分管生产的委员，文化大革命前是分管技术的副队长，现在大家还习惯地叫他队长。

常虹听老路说话闷声闷气的，联想到紧急会议上首长的指示和他俩一路上的争论，看出老路心里的疙瘩还没解开。

这时，远处传来了火车爬坡时发出的“哐——哐——哐”的声音。常虹对赶上来和他并肩走着的路献说道：“老路，听你说过：火车爬坡时，司炉把火烧得旺旺的，汽憋得足足的，司机高提手把，大开汽门，一声长鸣就一闯而上！在困难面前，咱们得拿出火车闯坡的劲头来，把思想革命化的火烧得旺旺的，把革命干劲鼓得足足的，就会无坚不摧，无往

不胜。”

路献正在回想着一路上的争论，听常虹这么一说，于是回答道：“不是我叫苦啊，困难是明摆着的嘛。你想，原来计划三个月的工作，现在上级要求提前在一个月內完成，还要降低造价，尽量少拆民房少占良田……哪能考虑那么多。特别是时间这么紧，到时交不出资料，耽误了施工，可真得挨批评啊！再说，咱们公路勘测队第一次测设铁路，确实难呀！”

常虹亲切地说道：“我常有这样的感觉：一个人冥思苦想的时候，觉得困难象座山；当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，再大的山也能搬掉。”

他俩边说边走，快到张庄时，忽听河堤下发出一阵阵咕辘辘的声音。常虹警觉地喊道：“谁？”

“是我，你们回来了！”随着说话声从堤下走上来一个虎生生的棒小伙子，手里拿着皮尺盒，正在咕辘辘地卷着尺子，尺端铜环上系着根树棍，只要把它往土里一插，一个人就可以拉开尺进行测量了。嗨，小赵的点子真不少！

常虹一看是赵继松，就打趣地说道：“你这团支书、中线组长，怎么离开群众，单枪匹马在月下夜战起来了呢？”

赵继松答道：“同志们累了一天，让他们休息了。我正在搞个‘东西’，发现有几个数据不全，就跑来实地量量。”

常虹一听，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。他搞的那个“东西”很可能是利用河堤准备改线。原来，在常虹临去开会时，小赵向他提出了一个改线的建议：为了少占良田和尽量不拆民房，利用十里长堤修筑铁路。刚才他在路上和路献谈到改线的事，还没有提到具体方案，就见老路紧锁双眉，反复强调困难，所以就没有继续往下说了。

这时，赵继松又接着说道：“嘿，这几天真急死人啦！碰到拦路虎了，不断返工，还在原地踏步呢！”

路献一听，脑袋嗡地一声，象挨了一棒子似的：啊？！两天没进展！不，按现在这种做法等于白费了六个工天！唉，时间呀时间……

二

三个人一回到房里刚坐下，常虹便催促小赵继续谈工程进展情况。说：“小赵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拦路虎，竟敢把你这开路先锋拦住？”

赵继松说道：“其实，并不是碰到了什么技术难题，主要是原来图上定的线要穿过大片民房，还要占几十亩高产稻田，大家争执不下。”

路献一听，心里反而踏实了：“修铁路拆房占田理所当然，真不该为这点小事耽误时间啊！”于是果断地说道：“原方案走向是经过支部和革委会研究的，还是按原方案办嘛！”

常虹接过来说道：“不错，原来图上标的线路是集体研究决定的，但在实测中可以按照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嘛。毛主席说过：‘原定的思想、理论、计划、方案，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，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，都是有的。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，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，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，……’国家修建铁路，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百年大计，也是战备的需要。为了革命的全局利益和广大人民的长远利益，有时不可避免地要占用一些耕地和拆毁一些民房；不过在有可能少占良田和少拆民房的情况下，就应该尽

量少占少拆。这次会上，首长也要求我们定线时注意这个问题，现在同志们又有这样的意见，我们是应该慎重考虑啊！”

路献在心里嘀咕道：“一个月后兑现——交施工资料，是硬任务，‘尽量少占耕地……’只不过是句‘橡皮话’，什么尽量、尽量，又没有个具体指标。”

常虹见路献沉默不语，知道他心里在敲边鼓，就转过头来问赵继松：“大家情绪怎么样？对拆房占田问题，当地群众有些什么反映？组里同志有些什么想法？争论的焦点是什么？你们怎么打算？”

小赵急切地说：“想法可多啦！这个说‘国家修铁路，拆房占田理所当然！’那个说‘不要说拆七八十间房，占几十亩稻田，再多一点也没关系，反正国家赔偿，群众吃不了亏！’但大多数人不同意这种意见。有的同志还上纲上线地说：‘没有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，就盲目地拆房占田，这可不是小事，它关系到群众利益，关系到贯彻落实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，关系到巩固工农联盟的大问题！’两种意见争论得可激烈啦！”

常虹看着这个朝气蓬勃的新党员，心里着实高兴！

小赵继续说道：“今天下午，第三次返工，按路队长原来定的线路，正好穿过张大娘的房子中间，一溜过去要拆七十多间房屋，把张庄一劈两半。我们索性不测了，就在张大娘家院子里办起了战地学习班。张大娘也参加啦！她说：‘早日修通幸福路，是俺贫下中农的心愿，拆房占田有啥关系，别再返工误了大事啊！’张大娘越是这样说，我们越感到应该改线！”

此刻，路献的心情火急火燎，一听说要改线，便有些生气地说：“改线，改线！看你咋改法？”说着站起来，走到门口指着大堤两旁不远处高耸的钻塔说：“看，这西边是个大

煤田，东边翻过十里长堤，过河不远就是铁矿。今天会上首长还说，这里有煤有铁，将来可以发展成为中型钢铁联合企业，因此要求铁路既不压矿，又要适当靠近矿区，便于今后铁路专用线接轨。可这两矿之间只有五百多米的活动范围，线路只有往这空隙里穿，除了拆房占田，没有其它办法！改线，改线，难道还能改出个不压矿、不拆房、不占田的方案来？”

赵继松大声地说：“能！大家琢磨的就是这么个方案！”

路献说：“那——咋改呢？”

赵继松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从三号弯道南头，由辛戚店附近起，线路向东边插去，利用十里长堤……”

路献一听利用河堤，脑袋摇得象拨浪鼓似的，双手直摆，提出了一大堆反驳理由：《铁路设计技术规范》上，没有利用河堤作路基的规定，如果要利用，就得按浸水路堤作特别设计，要护坡护岸，造价必然增高；河堤上是挖河时抛弃的淤沙，不适宜作路基填土；利用河堤，线路标高也要提高，张庄过去不远就有座大桥，标高降不下来，桥的高度、长度都要增加，不但工程量增大，而且更会多占农田……路献讲的这些听起来确有道理。

哪知赵继松虽说是个急性子，却又是个有心人。他们在组里讨论改线方案时，对可能遇到的问题都充分研究过了。面对路献提出的这些问题，他胸有成竹地一条条地驳了回去。

路献振振有词地说：“就算你这些问题都能解决，可这段堤听老乡说原来有个‘鸭儿塘’，塘里的淤泥象一锅稀粥，挖河时没清淤泥就填起来了，这——如何解决？”

“……”小赵对这个问题原先考虑得不充分，一时没有话回答了。

路献以教训的口吻说道：“火车载重量不比汽车，光一个火车头就有一二百吨！设计时采用的‘保险系数’也得大点，象这样的淤泥地段是不——”

小赵火滋滋地冲口而出：“我就不信那淤泥地段就没法处理！”

常虹听着他俩激烈的辩论，冷静地分析着双方的理由，待他俩话音一落，就插嘴道：“小赵提的改线方案，虽然还有些缺点，但提问题的出发点和大方向是对头的！我们既要敢想敢干，又要坚持严格的科学态度，加强调查研究，这些问题我看是不难解决的。”

路献嗫嚅地说：“老常，你是——”

常虹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是支持改线方案的！”

路献一听老常仍支持改线方案，有些火了：“那——时间呢？十几万民工催着要施工资料，能赶得上吗？”

常虹说：“任务越紧越要时刻注意党的方针政策，顾及全局；越忙越要依靠群众，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，才能带领群众前进，搞出多、快、好、省的设计方案来！”

赵继松越听越带劲，一股暖流通遍全身。

路献心里乱哄哄的，根本没有听进去，没精打采地一声不吭。

停了片刻，常虹走过来挽着他俩的手臂说：“走，咱们找群众商量商量去，开个座谈会，发挥集体的智慧！”

三

昨晚的座谈会一直开到深夜，要不是常虹下了道“死命

令”，大家还不愿回去睡觉。

勘测队员们都是分散住在老乡家里的。常虹一回到张大娘家，张大娘就忙个不停，一会儿烧水给他烫脚，一会儿又送来热腾腾的山芋垫饥。常虹也象回到家里似的，天南地北地跟大娘母子拉开了家常。从解放前的苦难年月谈到今天的幸福生活，从过去的老灾窝谈到如今的粮棉超纲要，从挖河筑堤谈到改土治碱，又从修建“幸福路”谈到支援世界革命……一直谈到鸡叫三遍。天刚亮，常虹就骑着自行车到沿线各组去传达指挥部紧急会议精神，直到晌午才回到张庄。

一路上，他想着昨晚座谈会的情景，赵继松他们提了很多好办法，使改线方案更完善了；而老路的思想并没有通，还是坚持他原来定的那条线。有几个同志急了，向他开了炮：什么“本本主义”啦，“保守思想”啦，“缺乏群众观点”啦，上纲上线地提得可尖锐了！常虹想：“人家几十年形成的思想，哪能一个晚上开几次会就解决了呢？得做细致的思想工作；乱轰一顿怎么行呢！”他又想到老路在技术人员中是个比较好的同志，工作兢兢业业，勤勤恳恳，虽然思想方法有些毛病，但他还是尊重科学的。过去常有这种情况：为了一个技术问题和人家争得面红耳赤，但等别人拿出准确的数据来，他又会象年轻小伙子那样乐哈哈地说：“我向真理投降！”而且说得是那样的真诚！

常虹想：应该找他好好谈谈。就推着自行车来到路献住的地方，一看没有人，转身又到了赵继松住的屋里，谁知几个小伙子也不在家。常虹有些累了，坐在小赵的床上想休息一会。看到床前的绘图板上摆着一张地形图，图上画着两条线：一条黑线，象蚯蚓似的弯弯曲曲地拐到张庄，把庄子一

劈两半，线条分外刺眼，看了很不舒服！黑线东边画着一条鲜艳醒目的红线，沿着十里长堤，经过张庄东头直向南插。常虹拿开地形图，只见下面摆着一本《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》和一本塑料皮的笔记本。翻开笔记本一看是赵继松的笔迹。他看着看着不禁高兴地念出声来：“图纸千万张，张张线连线，不是画红线，就是画黑线，不按毛主席的教导办，定线就会偏，群众受损失，国家多花钱。反复作比较，坚决要改线！”在另一页上写道：“一切矛盾都依一定的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……”，“嫩豆腐是怎样变成老豆干的？条件是加压，豆腐受压就固结排水，由嫩转化为老。‘鸭儿塘’的淤泥，经受河堤压力，十年自然沉落，应固结排水，由软转化为硬。”“硬”字后面还打了三个大问号，下面又是两大篇计算压力、沉落的方程式。最后面用红铅笔写下了八个大字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！”

常虹出了屋，直向十里长堤走去。从晚上同张大娘母子的闲谈中，知道了不少有关河堤的第一手资料；上午又在各组和有实践经验的工人、技术人员进行了交谈，改线方案中存在的问题都基本找到了解决办法。他登上堤顶举目四望，那西北边黄灿灿沉甸甸的晚稻田里，红旗呼啦啦飘，社员们正在开镰收割晚稻，好一派丰收景象！再往东南一望，靠近十里长堤一带，白花花的一片盐碱地。堤外隔着二三十米远是跃进新河。这条河是大跃进年代挖的排涝干渠，历年洪水水位都不高，那堤坡荆条丫枝上挂着的水草，就是洪水水位的最好记录。

常虹从堤上抓起一把黑油油的淤沙，淤沙含有不少的腐植物，一捏软绵绵的，一松就唰啦啦往下撒。他想：这淤沙

筑路确实不行，改土治碱倒是好材料啊！

他一边走一边观察，只见一段段堤坡被雨水冲得坑坑洼洼，有的堤面还塌了小半啦。“怪不得老路反对利用河堤作路基啊！”走着走着眼前猛一亮！这段边坡上长着荆条和巴根草，坡面整整齐齐，没有坑没有洼。他一拍大腿：“哎，这不是很好的办法吗！”

常虹兴奋地往前走着，来到了叫做“鸭儿塘”的地方。这段堤除了比两端堤坝低一点外，和其他地段没有什么不同。要不是昨晚听张大娘母子谈起，谁知道它就是“鸭儿塘”呢！他正在仔细观察，忽听得堤脚下有吭哧吭哧挖土的声音。常虹一看，只见赵继松穿着背心，汗流浹背地在挖着淤沙，已挖了半人多深。

常虹几步跨到坑边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哈哈，你又单枪匹马地干开了！”

小赵没有回答，一个虎跃跳上坑来，双手做成喇叭叫道：“呃——怎么样了？”

霎时，堤上堤下冒出四五个人来，站在坑里应着：“挖不动哇！下面是粘土夹砂砭。”“表层淤沙只有尺把厚，底下全是好土罗！”

赵继松走近常虹，两腿一并说：“报告书记同志，我们正在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，获取第一手资料！”

常虹笑得合不拢嘴，爱抚地拍着小赵的肩膀说：“小鬼，真有两下子！”

赵继松说：“这叫做‘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’！”说着从地上拿起一块黑硬土递给常虹。

常虹打趣道：“那这叫做‘嫩豆腐’转化成‘老豆干’罗！”

小赵不觉脸一红：“常书记，你——”

常虹脱去身上的衣服，拿起铁锹说：“来，咱们一起干！看看‘鸭儿塘’究竟有多深？”

再说路献，昨晚开完座谈会回来，躺在行军床上，翻来复去地睡不着，压得行军床吱吱响。他脑海里象浪涛似地翻腾着：刚才会上赵继松他们提的改线方案虽然理由满充足，但他总感到不如原方案稳妥可靠。特别是那几个小伙子一个劲地向他开炮，心里有点恼火。在回住地时，常虹特地绕道把他送到门口，亲切地拉着他的手说：“刚才会上有的同志提意见可能有些过火，但作为一个党员干部，应该虚心地听取群众的意见。小赵他们提的改线建议，是一个新生事物，对待新生事物是热情支持，还是指责、反对，是个路线问题。老路，你在选线方面是有丰富经验的，应该和他们一道作些调查研究，促进这一新生事物的成长！”当他想到这亲切的话语时，不再恼火了，不禁自己问自己：“难道我真的是促退派吗？”他决心作一番实地调查。天刚亮，就带上几块冷馍，拿着地形图到了工地，打算沿着两条线路通过实地察看，把两个方案比较一下，搞一份资料。他先沿着原定线路向北走去，这条线除了要拆张庄大片民房，一路上占用的良田确实不少，尤其是看到那黄灿灿沉甸甸的晚稻时，心里象压着铅块似的不舒服。但他转念一想：从技术上看这个方案是稳妥可靠的，不会担风险；而且从时间要求上也是原方案快，用不着返工，心里也就坦然了！他走马观花地不一会就把原定线路察看完了。然后回过头来从改线起点由北向南细细地察看着，一路上只要看到堤坡坍塌，表土剥落，填土下沉的现象，哪怕就是一小段，他也估量一下详细地记在本子

上；他还特地包了几包疏松的淤沙塞在手提包里。老路心想：这改线方案哪怕优点再多，就凭这一条，地质不良，土壤松散不宜作路基，再加上“鸭儿塘”的淤泥处理困难，也不能采用。他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。

太阳已经当顶了。他这时才觉得又饥又渴，于是在树荫下坐了下来，抱着水壶“咕咚、咕咚”地喝了几口凉茶；又从包里拿出块咸菜疙瘩，津津有味地啃着冷馍。也许是饿了，也许是心里高兴吧，这顿“野餐”吃得特别香甜。吃完，休息了一会，便兴冲冲地向“鸭儿塘”走去。

老远就看见六七个人围着一个土堆在讲着什么。路献疾步向前走去。忽然传来一阵笑声，只听常虹说道：“你们可不能这样看问题呀！他是个好同志，我相信他会跟上来同我们一道前进的……”

路献一听，这不正是在议论自己吗？弄得进也不是退也不是，他索性站在一丛紫花槐后面听着。

常虹继续说道：“也许，你们还不十分了解他；我是了解的！现在，就给你们讲个故事吧！”

“那是解放前几年的事了。那时我在公路测量队当测工。名为测工，其实干的活是给队长老爷和工程师打伞、抬轿、扛仪器。每到一处，测工把仪器摆好，然后得恭恭敬敬地叫一声：‘请老爷司镜！’那个测量队队长叫苟荣华，胖得象猪一样，成天穿着西装、皮鞋，拿着‘文明棍’，我们都叫他‘狗头’。他手下有个亲信监工头叫刁富贵，瘦得象个猴，三角眼，塌鼻梁，翘嘴唇内包着个大金牙，一副流氓相，外号人称‘猴头’。

“一九四八年底，我们在皖南测量一条公路，那里是新

四军的游击区。‘狗头’怕得要死不敢去，叫新来的路工务员带着我们去测量。过了几天见平安无事，他和‘猴头’也就神气活现起来了。那天，我抬着‘狗头’出去测量，刁猴头跟在轿前鬼头鬼脑地跟‘狗头’耳语道：‘昨晚打麻将，老爷运气不好；兄弟我这几天手头也有点紧，今天是不是找点外快？’到了工地，刁富贵扛了一杆标旗，贼溜溜地跑到离公路还有二三百米的村头一插，‘狗头’装模作样地把经纬仪摆来弄去，对着村子瞭望。一霎时，村里的农民都出来了，刁猴头大声嚷道：‘你们老百姓都听着，我们是省政府的测量队，这里马上要修公路了，这些房子统统都得拆掉！’顷刻，小小的村子便大祸临头，乡亲们义愤填膺，争着要和‘猴头’讲理。刁猴头嘴里叼着香烟，双手叉在胸前，三角眼贼溜溜地转，打着流氓腔说：‘不过——这事嘛，还可以商量商量！队长老爷传话说，要改线嘛，你们得付测量损失费……’他用手比了个‘八’字说：‘不得少于这个数！’几个老人惊叫道：‘啊？！八十个大洋！’猴头咬着牙说：‘要嫌多，咱们就公事公办，干脆扒房子！’

“我看到这场丑剧，肺都气炸了！几步跑上前去，一把拔掉标旗，指着刁富贵的鼻子说：‘刁猴头，你别仗势敲榨老百姓！’我又转过脸去对老乡们说：‘乡亲们，别信他们的鬼话，公路根本不走这里，他是来敲竹杠的！’我正讲着，冷不防‘狗头’举起哭丧棒，劈头盖脸向我打来，嘴里连声骂道：‘简直是反了，反了！’这时，乡亲们一齐拥上前来；路工务员一把抓住他的棍子，气愤地说：‘你们还讲不讲道理？’‘啪。’‘猴头’上来一耳光，把路工务员的眼镜打碎在地，嘴里还不住地骂道：‘哼！老子跟你讲道理！老子还要

砸你的饭碗！’正在这时，村里几个年轻人拿着扁担棍棒高喊着：‘打死这两个敲竹杠的坏种！’这两个家伙吓得屁滚尿流地跑了……”

听到这里，路献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几步跨过去，紧紧握住常虹的手说：“老常，那天晚上‘狗头’正在大发脾气要解雇我，多亏你和老乡一起送来了游击队的信，两个坏蛋吓得夹着尾巴连夜坐汽车溜回芜湖城里去了。”

赵继松惊讶地问道：“你是——？”

常虹接过话头说：“他就是那个路工务员。”

路献愤愤地继续说道：“那时，我在西南失了业，千里迢迢回到家乡，托人在公路上找了个差事。哪知碰到这些狗东西，又差点失业了。”

“后来呢？这两个家伙到哪去了？”赵继松还在想这事。

常虹说：“打这以后我就参加了革命，不久，随大军南下，一九五〇年底又入朝作战去了。后来的事老路知道。”

路献无比兴奋地说：“过了不久，皖南地区就解放了！后来查明这两个家伙都是国民党的特务，受到了人民应有的惩罚！”

常虹说道：“反动派的测量队，挖空心思坑害人民。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，为人民服务的测量队，随时随地都要想到群众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，要从支援农业和巩固工农联盟的高度来看待占田、拆房问题。”

路献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声音有些发颤地说：“老常，你讲的我很同意。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关于‘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’的教导去办。刚才，两个方案我都作了实地调查，改线方案虽有不少优点，但仅北段堤上大大小小就有

七处边坡坍塌，两处沉陷，土质疏松，地质不良……”说着从提包里摸出一个纸包，还没有打开就撒了一地：原来是黑油油的淤沙。赵继松正要开口，一见常虹向他摆手，把已滚到嗓门的话又咽了下去。

路献十分激动地说：“你们看，这种土质，是不适宜作路基的；再说‘鸭儿塘’的淤泥也难处理。为了对人民负责，我个人意见还是按原方案办好。”

常虹笑道：“象这种淤沙确实不适宜作路基。这沙，你是在表面取的还是在下层取的？你知道这沙是怎么来的？有多厚？下面的土层怎样？”

“……”路献有些发窘，嘴里象被什么东西塞住了似的。

“我们搞调查研究，不能走马观花只看表面现象。当年亲身参加过挖河的老乡们说：从地底下挖的土都很好，只是表面有一层很薄的淤沙，最深也不过半米。至于那‘鸭儿塘’的淤泥，也不是象当初那样一成不变……”常虹说着扭头对小赵说：“你向路队长汇报一下吧！”

小赵从土筐里拿出一包包土样，详细地介绍着取土的深度，和用野外土壤湿度密度仪测定的资料。最后拿了一块硬梆梆的黑土递给路献：“喏，这就是‘鸭儿塘’当年的‘嫩豆腐’。”

路献吃了一惊，把黑土拿在手里捏了又捏，铁硬的；又拿在鼻尖上闻闻，一股腐泥腥味。

小赵说：“错不了，不过现在变成铁豆干了。走，咱们看看去！”

老路在小赵的带领下，每一个坑都爬下去看看，并用锹挖